



传统京剧 故事

下册

谢国祥 / 主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謝 眞 詠

百宰相謝安之
賢善後始
詠一日庭中
安問諸子孫
曰撒道綠日
可撒道綠日
柳絮因風起
大子之
世室秋月
桐軒詩卷
作不香馮山
芝西寫下



主 编 / 谢国祥
副主编 / 徐礼娴
编 委 / 刘 琦
安志强
刘连群
丁振远
曹 随
李宗鑫
李 中

传统京剧故事

下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目 录

醉打山门	(1)
花田错	(9)
野猪林	(20)
乌龙院	(29)
武松打虎	(41)
狮子楼(武松杀嫂)	(46)
蜈蚣岭	(55)
浔阳楼	(61)
李逵探母	(70)
大名府	(83)
英雄义(一箭仇)	(93)
李逵大闹忠义堂(丁甲山,李逵负荆).....	(98)
打渔杀家.....	(106)
艳阳楼.....	(113)
牛皋下书.....	(118)
挑滑车.....	(123)
擂鼓战金山.....	(128)
王佐断臂(八大锤,断臂说书)	(134)
生死恨.....	(139)
钗头凤.....	(147)
杜十娘.....	(157)
宝莲灯.....	(167)

文天祥	(176)
窦娥冤(六月雪)	(190)
申龙珠	(198)
战太平	(207)
九江口	(217)
遇龙酒馆	(228)
失印救火	(232)
十五贯	(239)
法门寺	(251)
凤还巢	(258)
奇双会(贩马记)	(265)
审头刺汤	(272)
打严嵩(开山府)	(285)
四进士	(294)
三进士	(307)
金玉奴	(311)
玉堂春	(319)
通天犀	(329)
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	(335)
荒山泪	(341)
九龙杯	(347)
恶虎村	(357)
连环套	(364)
锁麟囊	(374)
小放牛	(382)
三不愿意	(385)
连升店(连升三级)	(394)
诗文会	(401)

赵氏孤儿	(409)
强项令	(414)
官渡之战	(423)
响马传	(429)
武则天	(438)
谢瑶环	(459)
西厢记	(473)
状元媒	(485)
罢宴	(495)
挡马	(499)
穆桂英挂帅	(503)
杨门女将	(518)
智斩鲁斋郎	(529)
望江亭	(540)
三打祝家庄	(550)
猎虎记	(563)
三盗令	(573)
岳飞与杨再兴	(588)
满江红	(598)
白蛇传	(610)
义责王魁	(620)
关汉卿	(626)
海瑞罢官	(641)
生死牌	(657)
桃花扇	(667)
编后记	(679)

醉打山门

这天，鲁智深在寺内甚觉烦闷，信步走出山门，欲到山前随便走走。

文殊寺为五台山五大禅处之一，规模较大，历史最久。寺周山峦起伏，寺内殿阁巍峨；苍松翠柏，参差其间，好一派佛教胜地风光。

鲁智深无心观赏山中风景，只觉心情烦闷，腹中空虚。这时，林中几只喜鹊向他“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他说，喜鹊，你们在讥消我么？你们能自在飞翔，我却被困在山中，空有一身皮囊。

“卖酒哇，卖酒哇！”山下突然传来叫卖声。

鲁智深顺着声音看去，果然见一个人挑副担子朝山上走来。他顿时来了精神，不觉朝半山腰凉亭那儿迎上去。

“卖酒的！”鲁智深站在亭子上大声喝喏，把个卖酒小二吓了一跳。他抬头一瞧，见是个身板宽大、豹眼阔脸、虬髯落腮的和尚，便生出三分心虚，忙说：“师父，啊，师父好。”

鲁智深说：“小二哥，你歇下。”

卖酒小二顺坡下驴，说：“好好，走了这么半日，歇歇再走。”

鲁智深见他撂下挑子便问：“小二哥，你这两桶酒，可都是好酒啊？”

卖酒小二说：“我这可是上等好酒。”

“那你打算挑到哪里去卖？”

“到山上去卖。”小二答道。

“山上？”鲁智深问，“是不是卖给那些和尚们吃？”

卖酒小二看他一眼说：“你这个和尚好不懂事，我怎么能卖给寺里的和尚吃呢？我是卖给在山里做工的人去吃的。”

鲁智深说：“你就是卖给和尚吃了怕什么！”

“那可不行。”卖酒小二认真地说。

“为什么？”鲁智深打破沙锅问到底。

卖酒小二说：“你可不知道。我这卖酒的本钱，是寺里老和尚给的；我住的房子，也是寺里老和尚给的。老和尚一再说不能让我卖酒给和尚吃。我若违规卖了，老和尚会追回本钱，收回房子，还得顶香罚跪。”

鲁智深说：“你说的太吓人了，咱家老师父有那么厉害吗？”

卖酒小二说：“你可不知道，老师父厉害得很呵！”

鲁智深听了反倒一阵大笑，不觉做个喝酒的动作，咂吧咂吧嘴，一副馋酒的样子。卖酒小二挑起担子要走，回头瞅见了这胖和尚的样子，说：“师父，不是我说你，你个出家人，应该戒酒戒荤。我瞧你见了这酒，怎么像老家雀一样快活。”

鲁智深听了一笑，说：“小二哥，你只知道和尚戒酒戒荤那些闲磕牙的废话，你就不知道从前有个叫济颠的大和尚，他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全不讲那些戒酒戒荤的清规戒律。”

卖酒小二说：“你这么说不行。人家济颠和尚是金身罗汉转世，哪能像你。你瞧你，一副邋遢相，那是你学得了的吗？”

“洒家偏要学他。”鲁智深一边说，一边抓住了酒挑子。

卖酒小二说：“别价，师父，我这一担酒是要卖几个现钱的。你别砸了我的饭碗。”

“卖酒小二哥，你过来瞧一瞧。”鲁智深拍拍自己的腰囊说，“你摸摸我这儿是啥东西？”

“这个……”卖酒小二用手一摸，果真是银子。

“我保管给你现钱，别的你就不要去管它了。”鲁智深见那卖酒小二还在犹豫，又说：“小二哥，你没听说，好酒解渴胜如茶。”

卖酒小二听了不高兴，我这儿明明是酒，他把酒说成是茶。于是他放下担子，有意取笑说：“原来师父说了半天话，想必是口渴了。”

“对呀，口渴得很呵！”鲁智深吧嗒着嘴说。

“这个不难。”卖酒小二手指山下的溪水说，“你瞧，那儿有碧波清泉，那水又多又甜。你去捧几捧喝了，咳，很快就会解渴。”

“这么说，你是不想卖给我吃了？”鲁智深看他一眼。

“不卖给你吃。”卖酒小二摇头说。

“既然不卖，那你就走吧。”

卖酒小二挑酒往山上走，鲁智深上前去拦；卖酒人往那边走，胖和尚又往那边堵。一个要走，一个不让。卖酒小二说：“山是百脚路，你走你的，拦我干啥？”

鲁智深说：“小二哥，你行行好，请把担子歇下。”

“我不歇，我得快上山去哩。”卖酒小二边说边往前行。

“那好，”鲁智深说，“你要是说三声不卖，酒家就放你走。”

卖酒小二一声笑，“酒是我的，不要说三声，就是三万声，我也敢说。”

鲁智深说：“那你就说吧。”

卖酒小二瞅他一眼，真地把担子歇下，挑衅似地说：“你听着，一个不卖，二个不卖，三个不卖，到底不卖！”

不等卖酒小二说完，鲁智深打开了桶盖，顿时，一阵酒香扑鼻。他这时啥话也顾不上说了，抱着酒桶，咕咚咕咚喝起来。一桶酒喝完了，他觉得还没喝够，又拎起另一只桶，咕咚咕咚大喝起来。等那卖酒小二醒过闷来，那两只酒桶早已底朝天了。小二哭不敢哭，笑不敢笑，忙说：“师父，你怎么把两桶酒都喝光了？”

“痛快！”鲁智深摸下嘴角，极其畅快地喘了口气。

“师父，你得给我现钱，要不回去跟老婆不好交待。”卖酒小二哭丧着脸。

鲁智深说：“你瞧你瞧，方才说不卖给我吃，这会儿又来找我要现钱。”

卖酒小二说：“是啊，方才酒在我桶里，现在酒在你肚子里，不找你要酒钱我还能找别人？”

“那好，明日到寺中来取。”鲁智深说。

卖酒小二说：“那可不行，寺里和尚多得很，我到哪儿去找你？”

鲁智深说：“找不到我，就当是你送了斋饭。”

卖酒小二说：“只有送豆腐面筋斋僧的，哪有听说送酒送肉斋僧的道理。”

鲁智深说：“这个你不懂，酒肉斋僧，功德最大。小二哥，这顿酒钱你就饶了吧，阿弥陀佛。”

卖酒小二说：“这酒钱饶不得，饶了回去没法跟老婆交差。师父，你就给我钱吧。”

“你当真要钱？那好，先吃我一拳再说。”鲁智深说着扬起了拳头。

卖酒小二见那和尚真地扬起了钵子大的拳头，吓得挑起空挑就跑，边跑边说：“不要了，不要了，饶了吧。”

鲁智深真地把卖酒人吓跑了，不觉哈哈笑道：“小二哥，洒家与你闹着玩儿哩。来来来，我这里有散银子，你都拿了去吧。”

卖酒小二回转身，接过鲁智深递过来的银子，掂了掂，不好意思地说：“师父，你给的银子太多了，有一半就够。”

“不要紧，就当存在你那儿，下次再挑酒来给我吃。”鲁智深说：“小二哥，可得送好酒啊！”

卖酒小二揣了银子，挑着空担，高高兴兴地走了。

鲁智深吃了酒，坐在亭子上，看一眼山中景致，心里觉得十分痛快。他俗名鲁达，曾是延安经略府提辖。为搭救落难的金家父女，他打死了强霸民女、号称镇关西的郑屠。为逃避官府缉拿，经人介绍，他就到五台山落发出家，当了和尚。他本是军人出身，性情豪

爽，平日喜好饮酒吃肉，舞枪弄棒。佛门的清规戒律，扼杀了性情，限制了自由，鲁智深感到厌倦。正在他腹中空虚，口干舌燥之际，吃了这两桶酒，心里觉得很畅快。此刻他想自己出来的时辰不短，应该回寺去了，不然长老又该训诫他了。

他走了几步，心里又想，自从出家以来，一直未曾试试拳脚。这会儿倒不如乘着酒兴，练它几套拳，松动松动筋骨，有何不可！于是，他把直裰褪下来，把两只袖子缠在腰间，露出了脊背上的花绣。他上下左右，前踢后打，耍了一通。酒劲性起，功夫发作，一发不可收拾。他伸出一膀子，扇在半山亭柱上。只听得刮刺刺一声响亮，亭柱子被打折了，亭子坍了半边。灰土和瓦片飞落下来，弄了鲁智深一头一脸。

鲁智深哈哈大笑说：“不经打，不经打！”他打了个酒嗝，觉得困倦了，心说干脆回寺倒在禅床上睡觉去吧！

话说半山亭的倒塌声，早已传到山上，惊动了寺里人。两个看门的和尚说，半山腰是啥响声，倒不如咱俩去看一眼，也好向长老禀报。两个和尚打开山门，刚刚探出半个脑袋，不觉吓得缩了回去。“妈也，好可怕！”

你道怎么着？原来两个看门和尚见鲁智深喝得烂醉，一步三摇晃，踉踉跄跄，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上走来，吓得将山门关紧。

两个看门和尚又商量说，你看这厮凶神恶煞，一旦打将起来，俺俩人恐怕会吃亏。另一个说，那就赶紧敲钟击鼓，让众和尚来帮忙。说着，两个和尚一个撞钟，一个击鼓。霎时间，钟鸣鼓响，惊动了整个文殊寺院。

鲁智深正走着，忽然听到寺庙传来钟鼓声，他心中觉得诧异，不知寺里发生了什么事。钟鼓是号令，听到钟鼓响，所有的和尚必须到山门聚齐，听长老等大和尚的吩咐。鲁智深加快脚步，紧赶慢赶，过了碧峰涧，来到山门下。醉眼朦胧中，却见山门早已关闭。鲁智深抬手敲山门，边敲边叫：“开门，快开门啦！”

两个和尚隔着门缝看得清楚，却故意问他：“你是谁？”

“是我，鲁智深。”

两个和尚说：“要是别人，我们会让他进来。就是不让你这个破戒规的厮进来。”

鲁智深说：“你们要是不开，待洒家一把火把这个破庙烧了，让大伙都住不成。”

两个和尚说：“鲁智深，你要有本事就把这庙烧了，我们就是不给你开门。”

说烧庙，那是气话，哪能真烧！可那两个看门和尚的话，倒是真把他激得火起。他拍着山门大声说：“你们到底开还是不开？”

山门不开。

鲁智深说：“你们要是不开，洒家就打了进去。”

后面的话没说完，那山门早被鲁智深撞开了。由于用力过大，撞开山门的同时，他不觉扑倒在地上。这时，两个和尚抢上来打他，边打边说：“打的就是你，打的就是你。”鲁智深爬起来，顺手抓住了那两个和尚说：“你们这两个刁和尚！”

两个和尚说：“师兄，我们两个一点也不刁。”

鲁智深说：“我刚才跌倒在地，你不过来拉我，只在我背上蹭痒痒，嘴里反倒在那哩咕噜说些啥？”

两个和尚说：“我们在念佛。”

鲁智深问：“念的什么佛？”两个和尚说：“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

鲁智深哈哈一笑说：“哦，让你们阿弥陀佛！”说着，把两个人撞在一起。

两个和尚大叫起来，说：“师兄，你饶了我们吧。”鲁智深放开他们说：“那就造化你们了。”两个和尚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说：“谢过师兄。”

鲁智深回头觑他俩一眼，恰见山门口守着两尊又高又大的菩

萨。这两尊菩萨各有特点，一个张着嘴在哈哈大笑；一个闭着嘴，只张着鼻孔哼哼。鲁智深问那个和尚：“这两个刁大汉叫什么名字？”

两个和尚忙着答道：“这是哼哈二将。”其中一个瘦子添油加醋说：“这哼将军专管吃酒的和尚，谁若吃酒，他会说，哼哼，小心扒你的皮，抽你筋。”另一个和尚赶忙打圆场说：“这个哈将军倒是好人，谁若吃酒，他会说道，哈哈，且由他去吧，和尚吃酒是冤家，顶多不能修炼成佛。”

鲁智深听了，气不打一处来。这两个刁大汉，一个骂他该抽筋扒皮，一个笑话他不能修炼成佛。他原以为这两个家伙只会装聋做哑，对人间事不管不问。这会儿自己不过吃了几杯酒，他俩竟一个哼哼，一个哈哈。他越想越气，越想越恼，一阵酒劲上来，不禁把山门的门栓抽出来，向那哼哈二将奋力打去。

两尊泥塑的金刚真不经打，只两下，颜色和泥土扑簌簌掉下来。再两下，两尊金刚折胳膊断腿。又来两下，只听得震天价一声响，那两尊威武神勇的金刚，倾刻间从台子上忽然倒下来了。鲁智深提着门栓哈哈大笑，还要打时，只听得一声断喝：“智深休得无礼！”

鲁智深这时酒已醒了一半。他见师父智真长老来到山门，忙丢去门栓，拜倒在地，叫了声“师父”。

智真长老见山下亭子倒了半边，山门也被打坏，两尊把守山门的哼哈二将，竟被打得粉身碎骨，惨不忍睹。众和尚在他耳边絮絮叨叨，都要求把鲁智深赶出山门。长老看了鲁智深一眼，长叹一声说：“你可连累杀老僧了。”

鲁智深此刻酒已大醒。他知道，自他进了文殊寺，众和尚容不得他的懒散，多次在师父面前说他的不是。是师父偏袒他，保护他，力排众议，才使他在寺里得以安身。这会儿见师父叹息，知道自己惹了大祸，便跪倒在地说：“弟子有违寺规，下次再也不敢了。”

智真长老说：“我这五台山，千百年香火，被你搅得众僧一个个

卷单而去，香客纷纷躲避。这样，本刹怎能容得下你。”

鲁智深说：“师父，请为弟子作主。”

智真长老说：“本刹真的容不得你了，你还是走吧。”

鲁智深很是伤心，不觉迸出两滴泪来。自己闯了祸，众和尚又不容，何必让师父为难呢！反正自己孤身一人，躲祸而来，闯祸而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干脆去收拾自己的芒鞋破钵，到别处挂单去吧。想到这里，他把长老扶正，说：“师父在上，请受弟子一拜，师徒二人就此别了。”

智真长老说：“你起来吧，我这里有书信一封，纹银十两，你好好收着。”

鲁智深谢过师父，起身收好书信和银两。智真长老告诉他说：“我有一师弟在东京大相国寺当主持，我介绍你去，他会接纳你的。”长老嘱咐他说，“我有四句偈语，你可要记住。”

鲁智深说：“师父请讲，弟子谨记。”

智真长老说：“逢夏而擒，逢腊而执，听潮而圆，见性而寂。”

长老说一句，智深背一句。待四句说完，他全记下了。长老说：“你就此下山去吧。”

“师父，弟子就此拜别了。”鲁智深再一次向师父跪拜行礼。

鲁智深告别了长老，告别了寺院，自个儿下山而去。走了不多远，他反而哈哈大笑起来，心说反正我不是五台山的和尚了，何不到山下小镇去讨杯酒吃了再走呢？想到此，他的情绪好起来，脚下不觉加快了步子，一阵风似地朝山下走去。

张秋铨

花 田 错

雁门关下有个桃花村，村里有个员外叫刘德明。他和夫人只有一女，名唤玉燕。玉燕从小读书习墨，才华出众，可算得上是不栉之进士。年过二八，父母给她找婆家，却都被她婉言拒绝了。这样，玉燕选婿，就成了刘员外夫妇的一桩心事。

不待清明，桃花村里到处是桃花，放眼望去，有如锦雾粉云，四处流芳，每到这个时候，桃花村就要举办花田盛会。

这天，员外对夫人说：“你我对玉儿一向娇宠，如今还没有乘龙快婿，倒不如让她自己挑选，免得日后落埋怨。”夫人说：“既是这样，何不趁此花田会，让她出去观花，说不定真能看上个中意的人。”员外说：“好是好，可谁能保她去呢？”

正说着，玉燕的贴身丫环春兰上前说：“老爷夫人何必发愁，要是二老信得过我，我能保小姐来去平安。”

春兰虽说是个丫环，但聪明伶俐，胆识过人，平日很得老爷夫人的喜欢。刘员外想了想说：“你可得好生侍候，保小姐顺利去，平安回。”

春兰说：“我保小姐观玩花田会也不是头一次，以往平平常常，如今我们长大了，反倒让二位老人家担心。”

夫人说：“兰丫头，你别贫嘴了。要是小姐有一星半点差错，看我不打折你的腿。”春兰说：“你就放心吧。”

一主一仆，两个女孩儿，像两只蝴蝶飞进了桃花丛。

会上有卖瓜子苹果的，有卖胭脂水粉的，有卖花样彩线的，也有铁匠木匠出售农具家具的，而更多是卖小吃的，什么拉面擀面刀

削面，馅饼锅盔大烧饼。每张桌上放个大钵，钵上用红纸写着个大大的“醋”字。

春兰紧拉玉燕的手，一为观花，二为看人，在花丛间游玩，在人丛中穿行。两人来到渡仙桥边，见个后生在这儿支张桌子，桌上铺着文房四宝。玉燕的脚步好像被什么钉住了。她对春兰说，你去问问那后生。

春兰没在意，抬头细看，果然见那少年长得一表人才，方巾儒冠，面目清秀。春兰上前问：“先生，你是干什么的？”

那后生说：“我是卖字画的。”

春兰说：“有现成的吗？拿出来瞧瞧。”

后生说：“没有现成的，如果要，我当下面毫。”

春兰回头告诉了玉燕。玉燕说，我这里有把素扇，拿去让他画几笔。

春兰拿了那把扇子，对那后生说：“我们小姐让你在这上面画几笔。”

那后生问：“是要字还是要画？以什么为题？”

春兰说：“我们小姐没说；是写字是画画，全由你。”

后生拿眼瞟了会儿不远处的玉燕，又看一眼桃花，便信笔写了一首诗：

挥毫泼墨爽精神
花田之下遇美人
一片芳魂终入梦
清香满园不知春

春兰不识字，就把扇子拿给玉燕。玉燕一看那首诗，粉脸顿时飞出两片红霞。她对春兰说：“让他在后面落款。”

春兰转身抢白那后生：“你这位先生好不懂礼，给人题诗哪有

不落款的？”

后生说：“我只是胡诌几句，怎敢题款？”

春兰说：“姓啥叫啥总是要写清楚的，要不，不知道是谁写的！”

于是那后生提起笔来，在落款处写上：“湖广襄阳举人卞玘。”

玉燕见了题款，又瞅那后生几眼说：“诗写得好，字也不错。春兰，你快去给人家钱吧。”

春兰说：“呀，出来得慌张，忘了带钱。”

卞玘在那边听得清楚，忙说：“不要钱，就当奉送小姐。”他悄声问春兰：“你叫什么，你家小姐叫什么？”

春兰说：“我叫春兰，小姐叫玉燕，她父亲是有名的刘员外。”卞玘开玩笑说：“春兰玉燕芳香玲珑。”

春兰悄声问：“你娶媳妇没有？”卞玘说：“一介寒儒，哪有银钱娶妻。我本想上京赶考，因事耽搁在这儿，到如今连盘缠都没有了。”

春兰说：“别的都好办，你看我家小姐如何，要不要我给牵根红线？”

卞玘说：“这等美事，我怎么能不愿意。只是一没功名，二因家贫，怕是不敢高攀。”

那边玉燕见天色已晚，忙催春兰回家。春兰回头对卞玘说：“你千万别走开！”

玉燕和春兰回家，见了爹娘。员外和夫人见宝贝女儿平安回来，很是高兴。这时春兰在夫人耳边说，她们在渡仙桥见了个少年书生，给小姐题了诗，两人都满意。刘员外听春兰细说一遍，当下点头说：“不怕家贫，不怕没有功名，只怕没有志气。只要人好，两人满意，胜似那些王孙公子。”

夫人说：“既然老爷同意，何不派人去请！”

员外当即把老家人刘永叫来说：“你明天早上去渡仙桥边，请个卖字画的卞先生，就说我有事和他商量。”

卞玘从襄阳到东京，何以来到雁门关下？原来他先到延安府访问了一个朋友，这位朋友就是经略府提辖鲁达。访问回来路过雁门关，在个小店里准备功课。不想时间长了，所带银两花光。店老板见他勤奋好学，日后必有出息，便趁花田会，让他在渡仙桥边摆摊卖画，筹点盘缠。

他送走了玉燕、春兰，又迎来了两个汉子。一个白净脸，一个黑花脸。白脸汉子说：“先生，请把画取出来让我们把玩。”卞玘说，没现成字画，如要，他现给挥毫。

黑脸汉子说：“那就给我们来一张吧！”

卞玘说：“不知以何为题？”白脸汉子说：“就以桃花为题。”

卞玘展纸提笔，画了一枝盛开的桃花，枝头立只小鸟，鸟下有几瓣花飞扬如红雨。白脸汉子边看边赞扬：“好，好！”

黑脸汉子见他落款处写着襄阳举人卞玘，忙说：“原来是位贵人，失敬了。”

白脸汉子问他怎么不上京赶考，他就把前后原因说了一遍。黑脸汉子说：“这个好办，送你些盘缠就是了。”卞玘说：“承蒙二位哥哥见爱，这张画就当小弟奉送了。”黑脸汉子伸出大拇指说：“够意思，你的银两我包了。”

待两个汉子走后，卞玘问店老板是否认识他们。店老板告诉他，那白脸汉子的父亲曾在朝廷做官，因得罪了两个太监，落得满门抄斩。小伙子杀了奸贼，躲过搜捕，就跑到这桃花山当了大王。他叫李忠，江湖上称他为打虎将。卞玘又问那黑脸汉子。店老板说他叫小霸王周通，是李忠的结拜兄弟，家里有钱得很。老板嘱咐他，不要和这些人交往为好。

第二天早上，卞玘刚支上画桌，店老板对他说，昨晚有个大户人家来说，想请他去画围屏，这下能进一大笔钱，足够上京的盘缠。卞玘虽然高兴，可他有心事，不想去。因为昨天春兰叮嘱他不要离开此地，也许他会碰到好事。人生一世，功名和钱财，都不如美满姻